

# 現代漢語的複雜存現句\*

張寧

國立中正大學

## 摘要

現代漢語的複雜存現句(Existential Coda Constructions) (例如: 他教過一個學生很聰明) 包含著一個名詞後修飾成分 (例如上例中的“很聰明”)。從句法結構上看,我主張這個名詞後修飾成分與被修飾的名詞一起 (例如上例中的“一個學生很聰明”),組成一個中心語在內的關係子句,而這個關係子句又被包含在主要動詞的內部論元內。並列結構測試,約束關係測試,代詞“也是”測試的結果,以及主題-評論的相鄰關係都表明複雜存現句中的名詞後修飾成分與被修飾的名詞組成一個句法成分。這個句法成分具有一系列關係子句的特性。以下幾個方面可證明複雜存現句與中心語在內的關係子句表現相同:都不允許有任何有定或強式無定標記,修飾的範圍相同,都與非限制關係子句有區別,以及中心語處在句首時都為話題成分。我認為複雜存現句的內部論元為一個 DP, Spec DP 的位置為一個無聲的 E 式代詞,而 D 的補語為 CP。被修飾的名詞在 CP 中,它既是 E 式代詞的先行詞,又是一個處於關係子句內部的關係子句中心語。當這個被修飾的名詞是一個非光桿無定詞時,因為它不可被主題化,所以留在了關係子句內部。當這個被修飾的名詞是一個光桿名詞時,因為要對外部零形式 (null) D 進行認可,它必須移出關係子句。所以,複雜存現句中的被修飾的名詞不可能是光桿名詞。

---

---

## 1. 引言

本文分析漢語複雜存現句(Existential Coda Constructions)的句法結構,如(1)所示:

- (1) a. 街上來了一個小孩沒穿鞋。  
b. 寶玉教過一個學生很頑皮。

整個複雜存現句就如同具有單一語調的單句(Li & Thompson 1981),單底線的部份為次謂語(coda),是用來描述左方雙底線名詞的狀態及特性。我稱後者為 Pre-Coda Nominal (PCN)。在(1a)的例子中,次謂語“沒穿鞋”描述了 PCN “一個小孩”的狀態。此外,複雜存現句句式的主要動詞選擇一個指稱個體的名詞,而非指稱事件或狀態的句子。例子(2)的內部論元“客人東張西望”所代表的是一個狀態,因此這並不是複雜存現句:

---

\* 原文英文標題為 Existential Coda Constructions Revisited, 在國立中山大學舉辦的 the Workshop on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006 年 11 月 3 日,高雄)宣讀。作者感謝研討會參加者對演講的熱烈討論及修改意見,感謝匿名審稿人的多處英明建議與耐心指教,也感謝張嘉文同學為漢譯文初稿及楊振宗同學為相關的事務性工作所付出的辛苦勞動。

(2) 我討厭[客人東張西望]。

許多複雜存現句的次謂語似乎相當於一個名詞前的修飾成分。Tai (1978:292) 表示次謂語“在邏輯上似乎等同於關係子句”。Li and Thompson (1981: 612) 也表示複雜存現句句式“可能與關係子句的結構十分相似”，“事實上兩種結構在英文的翻譯上都可以相同”。準確地說，(3a)中複雜存現句的翻譯與英文中非限制關係子句結構十分相似，而相對應的關係子句(3b)的翻譯與英文中限制關係子句結構相同。

- (3) a. 老張娶了一個女人很會做菜。  
b. 老張娶了一個很會做菜的女人。

雖然複雜存現句中的次謂語擁有關係子句的特質，McCawley (1988: 451)指出了漢語裡次謂語和關係子句間的主要差異在於前者接在一個被修飾的名詞後，然而後者則出現在被修飾名詞的前方。我們已知道複雜存現句中的次謂語一定跟隨在被修飾名詞(即 PCN)的後方。相較之下，在(3b)中，關係子句“很會做菜”出現在被修飾名詞“女人”的前方；同樣的，例(4)中的形容詞“很頑皮”也處於被修飾名詞“學生”的前方。

(4) 寶玉教過[一個很頑皮的學生]。

有些 D 成分，如指示詞或全稱量詞，與弱式無定語意相衝突。我們稱這樣的成分為廣義強 D 成分。Huang (1987)發現 PCN 不可含有這樣的 D 成分。例(5a)顯示，指示詞“那”或全稱量詞“每一個”不能出現在複雜存現句中。例(5b)則顯示這兩個詞可出現在其他句式中。

- (5) a. 寶玉教過 {一個 / \*那個 / \*每一個} 學生很頑皮。  
b. 寶玉教過 {一個 / 那個 / 每一個} 很頑皮的學生。

由於 PCN 不可含有廣義強 D 成分，這種句式被視為是一種存在式句式 (Huang 1987, Tsai 1999)。

另外一個複雜存現句句式與名詞前修飾句式的差異即為 PCN 不能是光桿名詞(bare noun)(Huang 1987)，如例(6a)所示，光桿名詞“學生”出現使得此複雜存現句不合法。相對而言，這個光桿名詞可出現在非存現句(6b)中。<sup>1</sup>

- (6) a. \*寶玉教過學生很頑皮。  
b. 寶玉教過很頑皮的學生。

---

<sup>1</sup> 我接受評審人的下列觀點：以下句型很可能不是複雜存現句。我認為這裡的“有”也許已經從動詞虛化為名詞的無定標記。

- (i) 有人拿著照相機。 (比較： \*有拿著照相機的人)  
(ii) 有客人來了。 (比較： \*有來了的客人)

以上顯示了複雜存現句句式和一般的名詞前修飾句式有所不同。複雜存現句在日常對話中是普通常見的。正如 Tai (1978: 293) 所指出，此句式非常口語化，而且自然。這在張靜(1977:第3節), Tai (1978: 291-293), Li & Thompson (1981: 611-619), Huang (1987), McCawley (1988: 451, 1989: 38-39), Tsai (1999: 126ff) 的文章中都已討論過。然而句法結構仍然是一個未解決的議題。本文目的在於對此議題提供一個更好的分析。我考慮到了以下三個問題：

- <i> 次謂語以及複雜存現句剩餘部份之間的句法關係為何？
- <ii> 為何 PCN 不可含有任何廣義強 D 成分？
- <iii> 為何 PCN 不可為光桿名詞？

我的分析得到了一個結論：複雜存現句是一個中心語內置的關係子句(Internally Headed Relative Clause, IHRC)，首先我們看 IHRC 和我們所熟悉的中心語外置的關係子句(Externally Headed Relative Clause, EHRC) 之間的差異，Quechua 語的例(7)顯示了其中的對比(Cole 1987: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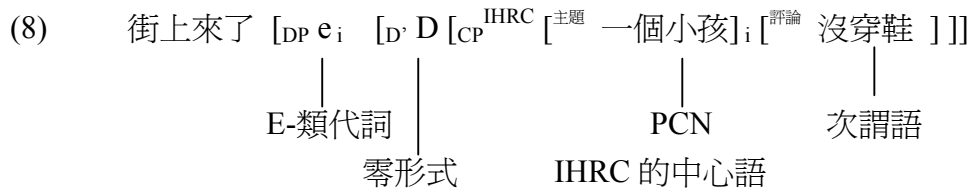
- (7) a. [DP [CP nuna ranti-shaq-n] **bestya**] alli bestya-m ka-rqo-n (EHRC)  
           man buy-PRF-3 horse(NOM) good horse-EVID be-PAST-3  
           ‘The horse that the man bought was a good horse.’
- b. [CP nuna **bestya-ta** ranti-shaq-n] alli bestya-m ka-rqo-n (IHRC)  
           man horse-ACC buy-PRF-3 good horse-EVID be-PAST-3  
           ‘The horse that the man bought was a good horse.’  
       兩句意均為：‘那個人買的馬是一匹好馬。’

中心語(Head)在此指一個被關係子句修飾的語意成分。例(7)中，中心語為關係子句外的 *bestya* ‘horse’。關係子句與被修飾名詞間的關係，長久以來都被視為一種述語與其主語的關係(Quine 1960: 110, Stowell 1981, among others)。從語意上來說，每個關係子句都是一個開放句，當為中心語的述語。某種功能性成分，如一個 D 成分，或是運符(operator)，與關係子句共同構成一個 e 型式成分。換言之，關係子句與其中心語組成一個指稱個體的名詞組。

不同於 EHRC，IHRC 的中心語並沒有外部化。在(7b)中，中心語一樣為 *bestya*，但它被包含在關係子句中。如同 EHRC，IHRC 也被包含在一個名詞組中(Hoshi 1995, Basilico 1996: 510, Shimoyama 1999: 166, and Kim 2004: 24)。這種名詞組和 DP 有相似的句法分布。許多文獻中提出了各種不同的分析，衍生出 IHRC 的句法與語意結構(如，中心語的隱性移位，零形式運符，無擇約束，零形式照應詞)；見 Hoshi (1995)，Basilico (1996)，Grosu & Landman (1998)，Shimoyama (1999)，Watanabe (2004)，Kim (2004)。

在 wh-in-situ 的語言中可以找到 IHRC 的現象(Watanabe 1992)，如日文、韓文這類動詞在後的語言，以及 Seediq、Tagalog 這類動詞在前的語言(Aldridge 2004)。IHRC 和 EHRC 可共存於同一語言。而值得研究的是在漢語這種 wh-in-situ 的語言中，複雜存現句句式是否為 IHRC 句式。

在本文中，我主張(1a)擁有以下(8)所示的詞組性。



在(8)中，PCN 和次謂語都被包含在主要動詞的內部論元中。準確地說，主要動詞的內部論元為 DP，此 DP 擁有一個 E 型式代名詞在 spec 位置，而 CP 為補語。這個 CP 為一個 IHRC，表達了 PCN 與次謂語間主題-評述的關係。這即為以上第一個問題初步的答案。

此句式的 PCN 與 IHRC 的中心語相似，如同 donkey 句中 E 型式代名詞的先行詞，不允許含有任何廣義強 D 成分。複雜存現句句式中的 PCN 和 IHRC 的中心語之間形式上共有的特性即為第二個問題的答案。

(8)中 CP 外部的零形式 D，如同 Quechua，日文，Navajo 語中 IHRC 的外部零形式 D (參見 Grosu & Landman 1998: 162)。我將假設漢語的零形式 D 必須得到被 C-統治的分類詞的許可，或者必須得到 N 到 D 的移位的許可。在(8)中，零形式 D 受到分類詞“個”的許可。假如關係子句的中心語為一個光桿名詞，那麼，不論這個光桿名詞是在關係子句內部或外部所基底衍生出來的，為了許可零形式 D，它必須移位到 D 的位置。因此，光桿名詞中心語便不會留在關係子句中。這即是對第三個問題的回答。

目前尚未有人認為漢語有 IHRC。本文的結論將顯示跟許多語言一樣，漢語有可能既有 EHRC，又有 IHRC。

本文結構如下。在以下的第 2 節，我主張 PCN 與次謂語組成一個詞組，並形成一個主題-評論關係的 CP。第 3 節中，我將提出複雜存現句句式的句法結構。第 4 節中，我主張將複雜存現句分析為關係子句。第 5 節中，說明這種關係子句與 IHRC 相似，而不同於 EHRC。第 6 節中，我將把 PCN 在關係子句內部的位位置與非光桿無定詞在漢語裡不可移位的事實聯繫起來。第 7 節中，我將以光桿名詞必須移位以許可外部零形式 D 的假設，解釋為什麼 PCN 不能是光桿名詞。第 8 節為結論。

## 2. 次謂語和 PCN 的詞組測試

在此節中，我主張 PCN 和次謂語組成一個句法詞組，而此詞組為一子句，形成主題-評論的關係。

McCawley (1989: 38) 提出兩個測試複雜存現句詞組性的方法，而這兩個測試結果相互矛盾。然而，其中一個移位測試，應用在複雜存現句上並不可靠。他指出 PCN 和次謂語的結合並不能被主題化，如(9)所示。此限制似乎對於反對 PCN 及次謂語為一詞組提出了證據。

(9) \*他有一個妹妹很喜歡看電影，可是一個弟弟很喜歡打籃球他沒有。

然而，據我們所知，在漢語裡非光桿無定詞不可被主題化移位(見 6.2)。由於移位測試在此不可應用，我將使用另外幾種詞組測試的方法。

### 2.1 並列結構測試

爲了測試 PCN 和次謂語是否可以構成詞組，McCawley (1989)也提出了並列結構測試。(10)的語料顯示了這樣的字串是可以結合的。由於唯有詞組可結合在一起，這個可能性證明了 PCN 和次謂語形成一個詞組。

- (10) a. 他有一個妹妹很喜歡看電影，一個弟弟很喜歡打籃球。  
b. 我認識一個法國人很會吹笛子，一個德國人很會彈鋼琴。  
c. 寶玉僱了一個褸姆很懶，一個園丁很勤快。

在此，我必須澄清假如 PCN 和次謂語組合成一個詞組，爲何不可被並列連詞連接？

- (11) 老王有一個兒子在美國，(\*而且/\*和/\*跟) 一個女兒在加拿大。

我的答案是，漢語裡某些並列結構並不允許顯性並列連詞。空缺句式即爲一個例子。

- (12) a. 寶玉吃了三個蘋果，可是黛玉只吃了兩個。  
b. 寶玉吃了三個蘋果，(\*可是)黛玉吃了四個橘子。

假如顯性並列連詞在並列結構中並不是必要的，或者在某些並列結構種類不允許的情況下，複雜存現句中缺少並列連詞並不能反對這裡的分析。

### 2.2 約束測試

我提出的第二個詞組測試即爲約束原則 A 的效力。Huang 和 Tang (1991)發現，儘管反身代詞“自己”可以不在鄰近的範圍被約束，“代名詞-自己”此種複合詞必須遵守約束原則 A，在鄰近的範圍被約束。

- (13) a. 阿 Q<sub>i</sub> 認識一個人<sub>j</sub> 總批評他自己<sub>\*i/j</sub>  
b. [阿 Q 和夫人]<sub>i</sub> 有兩個朋友<sub>j</sub> 很擔心他們自己<sub>\*i/j</sub> 的孩子。

假如(13a)中的次謂語“總批評他自己”爲主要 VP 的附加語，就會被主要主詞“阿 Q”所 C-統治，因此次謂語中的反身代詞就會被主詞所約束，這與事實相互矛盾。因此這個次謂語並不是主要 VP 的附加語。次謂語應被近距離約束。由於“他自己”必須被近距離約束，包含先行詞(PCN)以及次謂語的約束領域，應爲一個詞組。(13b) 顯示了同樣的結果。

## 2.3 “也是” 測試

我提出的第三個測試為“也是”測試法。

英文中的 *do so* 普遍地被假設為 VP 的代詞，其中包含了動詞及其受詞 (Lakoff & Ross 1966, Ross 1970) (Hallman 2004 主張 *do* 和 *so* 分別代替了 v 和 VP)。(14b) 是不合法的，因為假如 *do so* 替換整個 VP，受詞 *the dinner* 則不能出現。

- (14) a. John ate the lunch slowly, and Harry did so with great speed. (*did so = ate the lunch*)  
b. \*John ate the lunch slowly, and Harry did so the dinner.  
Intended: ‘..., and Harry ate the dinner in the same manner.’

*Do so* 在漢語中的對應為“也是”。(15)所顯示的對立類似於(14)所顯示的對立。(15a)中的“也是”取代了“看看古代小說”。然而，(15b) 是不合法的，由於“也是”替換了整個 VP，受詞“外國小說”就 不能再出現。

- (15) a. 寶玉有時候看看古代小說，黛玉經常也是(如此)。  
b. \*寶玉有時候看看古代小說，黛玉也是(如此)外國小說。

現在我們回到複雜存現句的討論。在(16a)中“也是”取代了“買了一件襯衫很大”。這個字串是由動詞及其內部論元所組成的，這就是我所主張的論點。假如次謂語“很大”並不包含在內部論元中，(16b)便會誤判為和(14a)一樣是合法的。在(16b)中，次謂語並沒被“也是”取代，(16b)不合法的結果告訴我們次謂語必須是動詞“買了”內部論元中的一部分。換言之，整個字串“一件襯衫很大”為一個詞組。這個測試支持了我的論點，即次謂語在複雜存現句中為主要動詞內部論元的一部份。例(17)同樣支持了我的論點。

- (16) a. 寶玉買了一件襯衫很大，黛玉也是。  
b. \*寶玉買了一件襯衫很大，黛玉也是很小的。  
(17) a. 寶玉吃了一個橘子沒有籽，黛玉也是。  
b. \*寶玉吃了一個橘子沒有籽，黛玉也是很甜的。

## 2.4 PCN 與次謂語間主題-評論的關係

PCN 和次謂語組成一個詞組的分析也可經由另一個事實來證明。即兩個成分形成了主題-評論關係，因此這兩個成分必須相鄰形成一個句子。

### 2.4.1 次謂語必須為述語

主題的評論必須為述語，而次謂語也必須是一個述語。首先，非述語形容詞片語不可出現在次謂語的位置，例如“過去”以及“嶄新”為非述語形容詞，因此不能當次謂語。如(18b)及(19b)所示。

- (18) a. 我看見了一位過去的朋友。  
b. \*我看見了一位朋友過去  
(19) a. 寶玉偷了一本嶄新的書。

b. \*寶玉偷了一本書嶄新。

此外，如同許多漢語句法書所述，不少形容詞需加“很”才能獨立作術語，如(20a, b)所示。這樣的形容詞作次謂語時，也必須加“很”，如(20a', b')所示。

- (20) a. 那個學生\*(很)用功。  
a'. 系裡來了一個學生\*(很)用功。  
b. 那個學生\*(很)聰明。  
b'. 寶玉教過一個學生\*(很)聰明。

#### 2.4.2 次謂語不同的述語型態

次謂語可以是不同的句法範疇或語意型態的述語。

次謂語可以是名詞性的，也可以是子句和形容詞的型態。(21a)和(21b)中的次謂語都是名詞性述語。如(22)所示，同樣形式的詞組也可作主要謂語。

- (21) a. 他買了張桌子三條腿。  
b. 阿 Q 有一個女兒黃頭髮。  
(22) a. 那張桌子三條腿。  
b. 那個女孩黃頭髮。

次謂語也可以是“在”加上地點的結合，如(23a)所示。這樣的結合也可以當作述語出現在別的地方，如(23b)所示。“關於”和“從”所引導的介詞片語不可當次謂語，如(24a)所示，也不可當作述語在別的地方出現，如(24b)所示。

- (23) a. 阿 Q 有一個親戚在日本。  
b. 那個親戚在日本。  
(24) a. \*阿 Q 買了一本書關於義大利。  
b. \*那本書關於義大利。

評論不需要包含一個與主題相關聯的空缺。同樣的，次謂語也不需要包含一個與 PCN 相關聯的空缺。在(25)中，次謂語中的受詞空缺與次謂語內部主題“他爸爸”相關聯，而和 PCN “一個學生”無關。

- (25) 老王正在教一個學生他爸爸我認識 \_\_。

次謂語可以是描述個體的述語 (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如(21)，或是一個描述情景的述語 (stage-level predicate)，如(26)，或是一個描述習慣狀態的述語，如(27)。此外，次謂語可出現在一個指涉的語境裡，就如同以上提到所有複雜存現句的例子，或者

是出現在一個非指涉的語境裡(與 Huang 1987 持反對意見)(見 (36a)，以及註 2 與註 3 中的例句)。

- (26) 地上躺著一個醉漢不停地大叫。
- (27) 寶玉教過一個學生經常胡思亂想。

### 2.4.3 當作評論的次謂語必須與主題相鄰

在一個表達主題-評論關係的句子中，評論必須緊接在主題之後。同樣的，PCN 與次謂語之間不可有其他成分，而且次謂語也不可描述任何非相鄰名詞組的特性。在(28a)中，次謂語“很頑皮”不能描述非相鄰名詞“寶玉”的特性。同樣的，在(28b)中，次謂語“很漂亮”不能描述“女孩”的特性。

- (28) a. 寶玉<sub>i</sub> 教過一個學生<sub>j</sub> 很頑皮<sub>\*i/j</sub>。
- b. 他送給一個女孩<sub>i</sub> 兩條裙子<sub>j</sub> 很漂亮<sub>\*i/j</sub>。

然而，Huang (1987: 231)用了以下的例子去證明次謂語可不必與和它相關的名詞組相鄰。

- (29) 他送了一本書給我很有趣。

在(29)中，“給我”分隔了“書”和次謂語“很有趣”。但我周圍的講漢語的人都認為“我”和“很”之間有斷句，這表示“很有趣”並不是一個次謂語，而是另一個擁有代替語(pro)句子中的述語，其中代替語和“書”共指涉。此外，我搜尋 google 的結果顯示，在所有擁有相同詞序的例子中，都會有一個逗號出現在類似次謂語成分的前方。

- (30) a. 他遞了一張名片給我，很有趣。
- b. 今天有位朋友出了三道上聯給我，很有趣。

逗號一致出現的事實說明了這樣的語料並不是複雜存現句，因為它們並沒有第一節中所介紹的特性：即整個複雜存現句必須像一個單句，並以單一語調讀出。因此，我推斷(29)和(30)的語料，並不會對我認為 PCN 和次謂語為一詞組的論點產生衝突。

這個事實表明複雜存現句既和其他語言中右向外移的關係子句不同，又與英文和荷蘭文、德文這類 V2 語言中的“Subject Contact Relatives”不同(Den Dikken 2005)。例如在(31a)中，*in your stables* 可以把“Subject Contact Relatives” *would give me up like that* 與被修飾名詞 *a boy* 分隔開來。同樣的，在(31b)荷蘭文的例子裡，*op het strand* ‘on the beach.’也分隔了 *die hadden geen zwembroek on* ‘that had no swim-trunks on’ 和 *twee jongens* ‘two boys’。

- (31) a. There isn't a boy in your stables would give me up like that.



- (35) a. 你碰沒碰到一個會說中國話的外國人？  
b. \*你碰到一個會不會說中國話的外國人？

複雜存現句也有同樣的限制。在(36a)中，我們可以看到動詞“碰”出現在 A-not-A 的形式中。由於一個主要動詞可以出現在 A-not-A 形式，因此這個複雜存現句是合法的。在(36b)中，次謂語中的動詞出現在 A-not-A 形式中，所以是不合法的。而(35b)和(36b)同樣不合法的結果，說明了次謂語並不是一個主要述語。<sup>2</sup>

- (36) a. 你碰沒碰到一個外國人會說中國話？  
b. \*你碰到一個外國人會不會說中國話？

Huang (1987)曾經提出一個論點支持這種視次謂語為主要述語的分析。他說次謂語總在句末出現。在(37)中，次謂語“很漂亮”不是出現在句末，因此並不合法。

- (37) \*他送給一個女孩很漂亮兩條裙子。

由於次謂語或者含有次謂語的成分處於右邊緣位置，它看起來像是一個右向外移成分。雖然我不認為這樣的成分經過右向外移(不論右向外移是如何在句法上衍生而成；見 Baltin 2006)，但我發現這兩種出現在右邊的成分有一共同特性：雖然它們並不是主要述語，但必須是一個焦點。一個右向外移成分必須是一個焦點這是一個已被證實的原則，同樣的，次謂語也表達了一個資訊中突出的部份，例如(38a)中，次謂語“很長”為複雜存現句中的資訊焦點。然而，(38b)名詞前修飾的結構，名詞內部的成分“很長”並不需要是一個資訊焦點，只有當它有對比重音出現時，才可能是一個對比的焦點。

- (38) a. 老張買了一件襯衫很長。  
b. 老張買了一件很長的襯衫。

(38a)中次謂語具有焦點的意義，可由以下的對比中可以看出。(39a)可以回答(38a)的複雜存現句，而(39b)卻不行。(39a)回答了次謂語所表達的特質——“很長”。然而，(39b)並不能和(38a)組成一個連貫的對話，(39b)回答的是 VP 所表達的動作(買襯衫)。

- (39) a. 真的嗎？為什麼不買件合身的？  
b. 真的嗎？為什麼不跟我借？

相較之下，(39a)和(39b)都有可能回答非存現句的(38b)，其中修飾名詞的成分並不一定是資訊焦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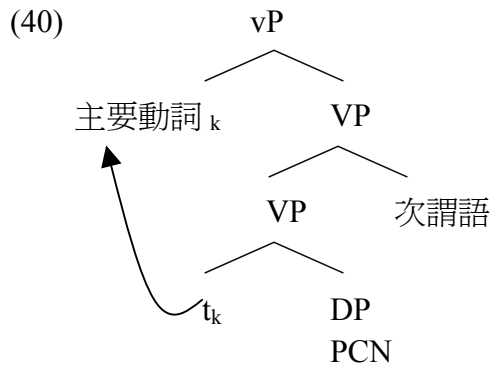
<sup>2</sup> Huang(1987:249)認為存現句不可是疑問句。(36a)以及以下的(i)顯示了這個概括不夠準確。

(i) 誰認識一個醫生能動大腦手術？

因此，如(37)這種次謂語不出現在邊緣的複雜存現句，有可能在句法上衍生出來，但卻與資訊結構上的限制相衝突，也就是說焦點成分應在句子最右邊出現。次謂語身爲一個帶有焦點的角色必須出現在最右邊的位置，因此(37)這種結構不可接受。

### 2.5.2 反對次謂語爲 VP 附加語的分析

有學者向我建議把次謂語分析爲述語附加語，如(40)所示：



我們曾在 2.3 節指出“也是”替換可以排除述語附加語，但不能排除次謂語。可見次謂語不是述語附加語。把次謂語分析爲附加語也和複雜存現句句式中其他的特性不相容，例如次謂語不像附加語那樣總是可以省略(5.3 節)。

### 2.5.3 反對並列句結構的分析

Li 和 Thompson (1981: 617) 稱複雜存現句爲現述描繪句(a realis descriptive sentence)，主張複雜存現句就如同兩個並列在一起的句子，唯一不同的是複雜存現句是以單一語調讀出。他們分析了(41a)以及(41b)，其中小空號代名詞(pro)爲次謂語的主語，因此在複雜存現句中擁有兩個獨立的主句。

- (41) a. 他有一個妹妹很喜歡看電影。  
 b. 他有一個妹妹。*Pro* 很喜歡看電影。

但這個分析存在有幾個問題。

首先，在這個分析中，PCN 和次謂語並不是一個詞組，因此無法解釋 2.1 到 2.4 中提過的現象。

第二，並列句分析也無法解釋否定和疑問範圍。McCawley (1989)已從否定範圍的觀點來反駁這個分析。一般來說，小空號代名詞 (pro) 可以被顯性代名詞所取代，然而，McCawley 觀察到如果主要動詞爲否定式，代名詞就不能出現在次謂語之前。<sup>3</sup>

<sup>3</sup> Tsai(1999:135) 認爲存現句的主要動詞不可爲否定式。(42)(引用自 McCawley1989)，(43)以及以下的例子顯示這個概括不夠準確。

- (i) 寶玉沒有發現什麼東西可以當藥吃。

- (42) a. 我碰到了一個外國人(他)會說中國話。  
 b. 我沒碰到一個外國人(\*他)會說中國話。  
 (43) 我不認識一個外國人(\*他)會說中國話。

McCawley 指出“這個差異證明了有代名詞和沒有代名詞的句子擁有不同的句法結構”。具體講，如果一個複雜存現句的主要動詞為否定形式，次謂語就必須在否定範圍中。在我的分析中，PCN 和次謂語一定是個詞組，出現在主要動詞的內部論元中，因此如果一個動詞為否定形式，次謂語自然地也就被包含在否定範圍中。

事實上，並不只是否定式與這個分析相斥，A-not-A 疑問句也是如此。當複雜存現句的主要動詞是在 A-not-A 形式中，次謂語必定被包含在疑問範圍中。在(44)中，次謂語“會說中國話”即被包含在疑問範圍裡，限制了“外國人”的語意。如果代名詞“他”出現，這個代名詞以及“會說中國話”就會在疑問範圍之外，這並不是複雜存現句要表達的意義。

- (44) 你碰沒碰到一個外國人(\*他)會說中國話？ (=36a))

McCawley 所提出的否定句事實以及我的 A-not-A 事實，都說明了次謂語限制了 PCN 的語意，而這兩個成分組成一個複雜詞組，整個詞組被主要動詞 C 統治。

第三，子句並列分析讓 PCN 和次謂語如同名詞組和非限制關係子句間的關係，也就是說兩個成分出現在不同的子句中。在 5.3 節中，我將會證明複雜存現句和非限制關係子句結構的不同。

以上的考量都反對將複雜存現句視為並列句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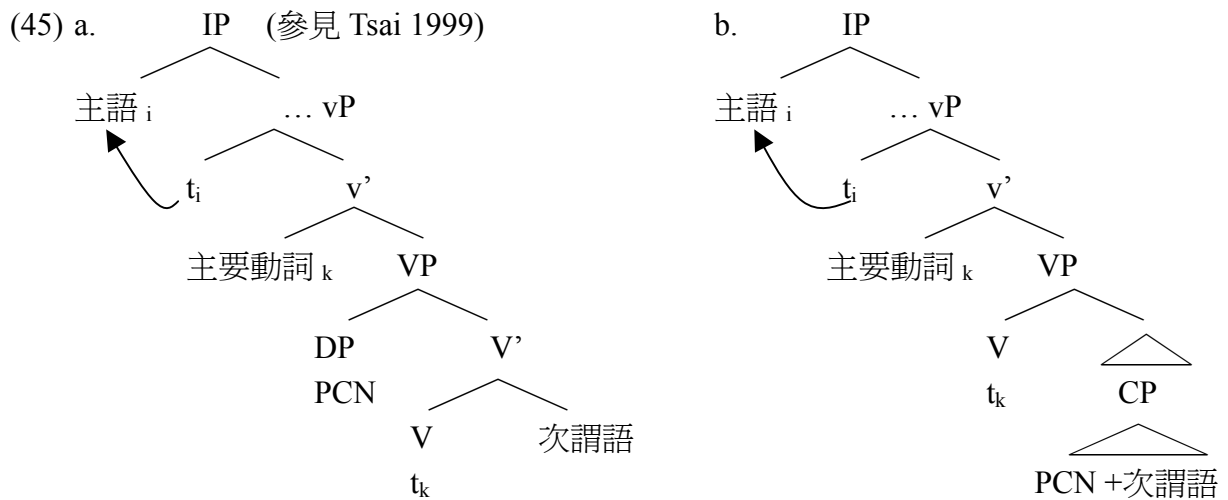
#### 2.5.4 反對次謂語為動詞補語的分析

將次謂語視為動詞補語的分析也與次謂語和 PCN 為一 CP 的結論不符。Tsai (1999: 129) 提出(45a)的結構，其中主要動詞為及物動詞。這個結構與我提出的(45b)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將次謂語視為動詞的補語，而 PCN 單獨為一個主要動詞的內部論元。

---

(ii) 老師沒找到一個同學能講法文。

然而，審查 Tsai 的語料，我們可以看到如果一個否定的主要動詞有一個時貌後綴，例如表經驗的“過”，這個存現句便不合法。我將時貌標記與否定間的互動留為未來研究的議題。



(45a)的分析並不符合次謂語和 PCN 必須相鄰的要求(2.4.3)。在這個分析中，次謂語可以是一個動詞論元的第二述語。如果動詞從 V 移到了 v，所有被提升動詞 C 統治的論元便與動詞補語相鄰 (見 Chomsky 1995 對於 equi-distance configuration 的討論)。回想上述所提過的，次謂語不可對一個非相鄰名詞組描述特性，在(46)中，次謂語“很漂亮”不可描述“女孩”的特性。

(46) 他送給一個女孩<sub>i</sub> 兩條裙子<sub>j</sub> 很漂亮<sub>\*i/j</sub>。 (=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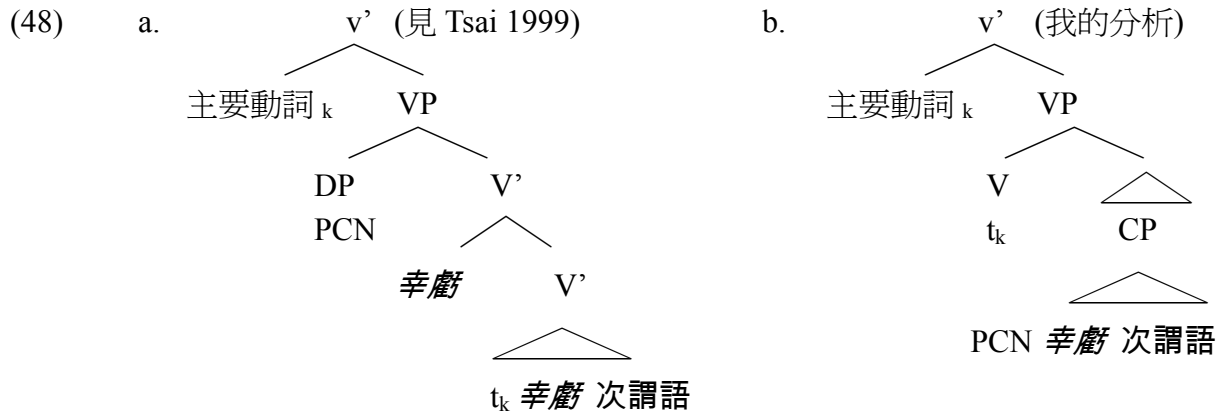
此句中，如果名詞組“一個女孩”和“兩條裙子”都是動詞“送給”的論元，動詞的提升會使得兩個名詞組同樣地與動詞補語“很漂亮”相近，如此一來，就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排除第二種語意，即次謂語被視為第一個論元“一個女孩”的第二述語(另外，(46)的分析允許動詞後面一連接著三個主要成分，我們在此不討論這一未經在獨立證實的結構)。

如(45b)所示，假如次謂語和 PCN 處於同一個 CP，而且此 CP 不包括主要動詞，以上語意的限制都可以被解釋。在我的分析方法中，次謂語不會和 CP 之外的成分有關聯。此外，PCN 與次謂語間副詞的範圍也支持了(45b)的分析。

- (47) a. 寶玉幸虧買了一個書包很大。  
 “幸虧寶玉買了一個大書包” (幸運的事件)  
 “幸虧寶玉買的書包是大書包” (幸運的特性)
- b. 寶玉買了一個書包幸虧很大。  
 \* “幸虧寶玉買了一個大書包” (幸運的事件)  
 “幸虧寶玉買的書包是大書包” (幸運的特性)

(47a)歧意，因為副詞“幸虧”的語意範圍可大可小。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副詞 C 統治了主要動詞“買了”以及次謂語“很大”。然而(47b)並沒有歧意。理論上說，在(45a)的結構中，PCN 以及次謂語之間有兩個副詞可能出現的位置，如(48a)所示。較高的位

置(V'的附加語)C 統治了主要動詞的移位痕跡，因此副詞的範圍總可以包含動詞，幸運事件的語意無法排除。這樣一來，(47b)應該要和(47a)一樣擁有歧意，但這與事實不符。然而，在(45b)中，由於 PCN 出現在 CP 中，任何在 PCN 後的副詞也都會在 CP 中(見(48b))，因此，副詞的範圍只涵蓋了次謂語，並不涵蓋主要動詞，得到了(47b)的語意。



### 3. 複雜存現句的句法結構

#### 3.1 複雜存現句的主要動詞在詞類上選擇名詞組而非子句

在上一節中，我證明了 PCN 和次謂語組成了一個 CP。在本節中，我主張這個 CP 必須被包含在一個名詞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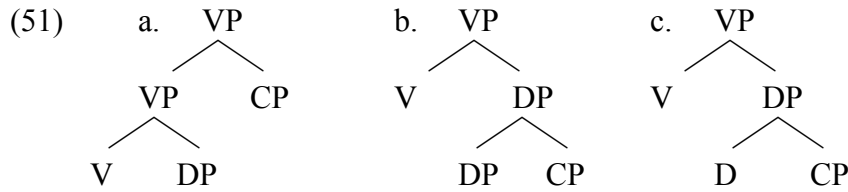
像“認識”和“娶”這樣的動詞 C 選擇 (c-select) 一個名詞補語而並非子句補語，如(49a)所示。相較之下，像“認為”和“打算”這樣的動詞則 C-選擇一個子句補語而並非名詞性補語，如(49b)所示。

- (49) a. 我認識{一個小說家 / \*寶玉野心勃勃}  
 b. 我認為{\*一個小說家 / 寶玉野心勃勃}

複雜存現句中也可能出現 C 選擇名詞的動詞，然而 C-選擇一個子句的動詞卻無法出現在複雜存現句中。就如同我們所看到的(49a)，“認識” C-選擇一個名詞性詞組，並非子句。在(50a)中，我們發現這個動詞可以出現在複雜存現句中。相對的，在(49b)中“認為” C-選擇一個子句，並非名詞性詞組。(50b)顯示了這種動詞不可出現在複雜存現句中，因此複雜存現句的主要動詞 C-選擇一個名詞性詞組，而並非子句。

- (50) a. 我認識一個小說家野心勃勃。  
 b. \*我認為一個小說家野心勃勃。

如果 PCN 和次謂語組成一個 CP，而 CP 左邊的動詞 C-選擇一個 DP，則有以下三種可能性：



在(51a)中，CP 是一個主要述語的狀語子句，並擁有一個無聲的代名詞(DP)以滿足主要動詞的 C-選擇。在(51b)中，CP 為 DP 的附加語，滿足了主要動詞的 C-選擇。在(51c)中，CP 為 D 的補語，投射出一個 DP，也滿足了主要動詞的 C-選擇。我提出兩個理由排除前兩種可能性。第一，賊的 CP 與附加語不同，並沒有孤島效應，當中的成分可以移出來，如(52)所示。第二，評價副詞不可出現在附加語中(Sung 2000)，如(53b)所示，但可出現在複雜存現句的 CP 中，如(53a)所示(又見(47b))。這說明複雜存現句中的次謂語與一般的關係子句不同，根本不是附加語。

(52) 這種臭豆腐，我認識一個老外很喜歡吃。

- (53) a. 寶玉買了一條褲子太短了。  
 b. \*寶玉買了一條太短了的褲子。

本文探究(51c)的可能性。複雜存現句中含有 CP 的 DP 並不是一個有定名詞組。由於從無定名詞組中移動某些成分，並不會違反複雜 NP 限制 (Complex NP Constraint) (如 Postal 1998)，所以(52)中的移位是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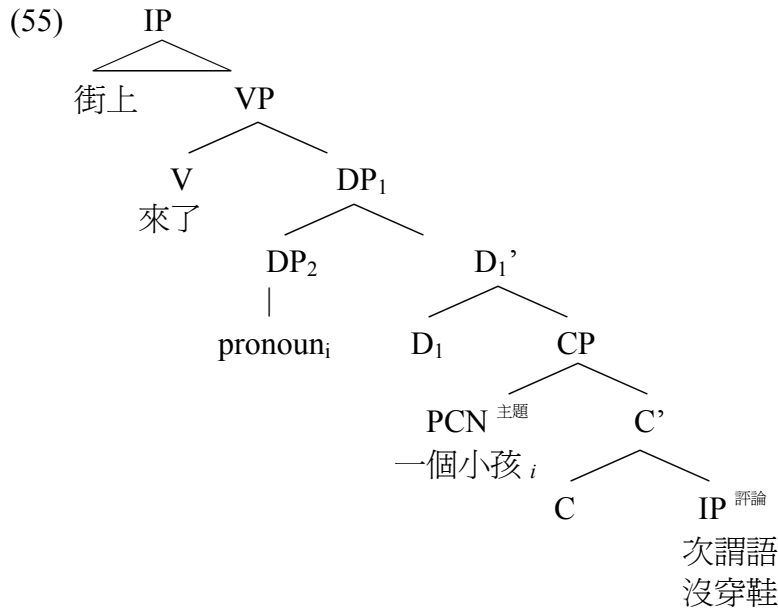
### 3.2 PCN 似乎可滿足複雜存現句中主要動詞的語意選擇

在複雜存現句中，主要動詞語意上選擇了一個指稱個體的成分，而不是指稱命題的成分(子句)。我已經提出由 PCN 和次謂語所組成的 CP 必須被包含在 DP 中。而我們發現 CP 並不能滿足主要動詞的語意選擇。假如包含 CP 的 DP 不指稱個體，也不能滿足主要動詞的語意選擇。

另一方面，PCN 似乎滿足了主要動詞的語意選擇，例如在(54)中，動詞“娶”語意上選擇了一位女性。假如 PCN 為“一個女人”，句子是合法的；然而假如是“一個男人”，此句便不合法。

(54) 老張娶了{一個女人 / \*一個男人}很會做菜。 (=3a)

由於 PCN 被包含在 CP 中，而 CP 不能滿足主要動詞的語意選擇。我主張含有 CP 的 DP 也含有一個空號代名詞，是這個空號代名詞滿足了動詞的語意選擇並將 PCN 視為先行詞。因此經由在 DP Spec 的空號代名詞，主要述語與 PCN 建立直接聯繫。以下的(55)，比起(32)，多了些細節。



(55)說明了次謂語以及複雜存現句其餘部份間的句法關係。這樣就回答了第一節中的問題<i>。在以下的部份，爲了回答問題<ii>和<iii>，我將會討論此結構中詞組間的互動。

#### 4. 複雜存現句與關係子句結構共有的特性

(55)的結構即爲問題<i>的答案。在本節及下一節中，我將回答問題<ii>：爲什麼 PCN 不可含有任何廣義強 D 成分。

(56) 寶玉教過{一 / \*那}個學生很頑皮。

我將會把此限制與 IHRC 中心語上相同的限制聯繫起來。在此節，我將提出複雜存現句與關係子句結構間的三個對應。而在下一節中，我將會詳細說明複雜存現句與 IHRC 結構間共有的特性。

##### 4.1 從屬型態

所有子句次謂語的類型都可以在關係子句中找到。我們已在(3a)看到了次謂語中主詞的從屬關係，以及(3b)中相對應的主詞關係子句化。在以下的(57a)中我們可看到次謂語中受詞的從屬關係，以及(57b)中相對應的受詞關係子句化；還有(58a)次謂語中附加語的從屬關係，以及(58b)中相對應的附加語關係子句化。

(57) a. 寶玉買了把雨傘我很喜歡。

b. 寶玉買了把我很喜歡的雨傘。

(58) a. 阿 Q 去過一個地方[人們可以(在那裡)免費打電話]。

b. 阿 Q 去過一個[人們可以(在那裡)免費打電話]的地方。

##### 4.2 從屬距離

在子句次謂語中的近距離與遠距離從屬關係都可以在關係子句中找到。我們已在以上看

到了近距離從屬關係的例子。以下的為遠距離從屬關係的例子，(59a)為次謂語中的遠距離從屬關係，(59b)為相對應的遠距離關係子句化。

- (59) a. 阿 Q 教過一個學生[人們都說是天才]。  
b. 阿 Q 教過一個[人們都說是天才]的學生。

(59a)中，PCN “一個學生” 在語意上與包蘊述語 “是個天才” 的主詞相關聯。

#### 4.3 接應代名詞(resumptive pronoun)的分布

次謂語中接應代名詞的分布情況在關係子句中也可觀察到。我們已看到在(58a)中的次謂語與(58b)中的關係子句中，接應成分 “在那裡” 是可有可無的。另一方面，假如接應成分在某類次謂語當中必須出現，那麼它也必須在相對應的關係子句中出現。例如當次謂語表達與 “用” 受詞間的從屬關係時，接應代名詞就必須出現，如(60a)所示。在相對應的關係子句句式(60b)中，接應代名詞也必須出現(參見湯廷池 1979: 287)。

- (60) a. 麥老師見過一支筆[愛因斯坦曾經用\*(它)寫過論文]。  
b. 麥老師見過一支[愛因斯坦曾經用\*(它)寫過論文]的筆。

同樣的，如果次謂語表達了和受詞控制結構中受詞的從屬關係，接應代名詞就必須出現，如(61a)所示。(61b)中的關係子句也具有同樣的必備條件(湯廷池 1979: 93)。

- (61) a. 我認識一個學生[老師經常叫\*(他)做家務]。  
b. 我認識一個[老師經常叫\*(他)做家務]的學生。

關係子句和次謂語間的相對應關係似乎不是偶然的。也許有人會認為複雜存現句與 EHRC 相同。然而，下一節內容將展現複雜存現句句式並不像 EHRC 句式，反而比較像是 IHRC 句式。

### 5. 複雜存現句句式與 IHRC 句式共有的特性

在本節中，我將提出複雜存現句句式的特性，以證明複雜存現句句式不同於 EHRC 結構，卻與 IHRC 結構相似。

#### 5.1 PCN 不具有任何廣義強 D 成分

PCN 的一個顯著的特性就是不具有任何廣義強 D 成分，例如指示詞或是 “每一個”。相較之下，EHRC 結構則並沒有這種限制。我已在(5)中介紹過此特性，(62)為一個相似的例子。

- (62) a. 寶玉教過{一個 / \*那個/\*每一個/\*大部分}學生會彈鋼琴。  
b. 寶玉教過{一個 / 那個/每一個/大部分}會彈鋼琴的學生。

這個限制可在許多語言的 IHRC 中最左邊的中心語發現，例如 Mooré (Tellier 1989:

308) , Lakhota , Yuman (Basilico 1996: 505, 507, 519, 523) 。<sup>4</sup>

- (63) a. \*wil<sup>y</sup>-pu ‘xat(-0) n<sup>y</sup>i-m ?tu:-pu-c n<sup>y</sup>iL<sup>y</sup>cis. (Diegueño)  
 rock-DEM dog-OBJ that-COMIT I.hit-DEM-SUBJ black.indeed  
 b. ‘wil<sup>y</sup> ‘xat(-0) n<sup>y</sup>i-m ‘tu:-pu-c n<sup>y</sup>iL<sup>y</sup>cis.  
 rock dog-OBJ that-COMIT I.hit-DEM-SUBJ black.indeed  
 ‘The rock that I hit the dog with was black.’
- (64) a. \*Wichaša iyuha t’a pi ki Lakhota pi. (Lakhota)  
 men all die pl the Lakhota pl  
 ‘All the many men who died were Lakhota.’  
 b. Wichaša ota t’a pi ki hena Lakhota pi.  
 men many die pl the those Lakhota pl  
 ‘The many men who died were Lakhota.’

Basilico (1996) 解釋了這個限制。他認為 IHRC 屬於量化結構，有一個量化算子 (quantificational operator)。這個量化算子以 IHRC 的中心語為約束 (bind) 的變量 (variable)。這樣，中心語本身就不會有廣義強 D 成分，否則這樣的 D 成分就會出現空量化 (vacuous quantification) 的情況。另一方面，Lee (2004) 也解釋了這個限制，他認為 IHRC 有一個虛詞 (expletive) 當作外部中心語，而此虛詞的功能與英文中的 *there* 相似。與 *there* 相聯繫的名詞組不能有廣義強 D 成分，同理，IHRC 的中心語也沒有廣義強 D 成分。在 5.5 節，我將會根據 Hoshi (1995) 提出一個 E 型式代名詞約束的分析。

我們必須指出 PCN 中不具有廣義強 D 成分與有否時貌標記無關。Tsai (1999) 認為在複雜存現句句式中，被強調的是 PCN 的無定指涉對象的存在，而這種強調效應來自於主要動詞的時貌標記，例如完成式“了”以及表經驗的“過”。然而，並不是所有的複雜存現句都有時貌標記，(65a) 就沒有任何的時貌標記，而(65b) 中的時貌標記則是選擇性的(主要動詞沒有時貌標記的更多例子可見(27a)與(28b))。<sup>5</sup>

- (65) a. 我認識一個女人很漂亮。 (Huang 1987: 248)  
 b. 寶玉遇見(了)一個小孩沒穿鞋。

我推斷對於 PCN 中不具有廣義強 D 成分這一事實，不可從時貌的考量來解釋。然而，許多語言中的 IHRC 的中心語應都有此限制。

<sup>4</sup> Basilico (1996:507, 又見於腳註 9) 提出當 IHRC 中心語出現在子句中最左邊的位置時，不可與有定標記或全稱量詞一起出現。在日文中，IHRC 的中心語在其他的位置上允許指示詞(Hiroshi Aoyagi, p.c.)或是強式無定標記(Shimoyama 1999: (4), (9b))出現。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在這裡的討論。PCN 與 IHRC 相同，出現在子句中最左邊的位置(主題位置)。

<sup>5</sup>有人懷疑表進行的標記“正在”可能不行出現在存現句中主要述語的位置。以下的語料顯示是可以的(另一個例子為(84))：

(i) 我老婆正在吃一種藥特別有效。

## 5.2 次謂語的範圍

在複雜存現句中，次謂語的範圍為整個 PCN，然而在一個正常的名詞前關係子句結構中，關係子句的範圍只涵蓋名詞，不包括名詞左邊的數詞，如(66)所示。

- (66) a. 沙灘上躺了三個沒穿衣服的小孩。 (EHRC)  
b. 沙灘上躺了三個小孩沒穿衣服。 (複雜存現句)

如果有四個或更多的小孩在沙灘上，(66a)依然是適當的，然而(66b)就不合適。(66a)中的 EHRC 限制了被修飾名詞“小孩”的指涉，因此說話者可以把這三個小孩與語境中的其他小孩作對比。然而，(66b)中的次謂語則是對“三個小孩”所表達的個體做評論，並不限制“小孩”的指涉。

如果複雜存現句句式為 IHRC 結構，次謂語的寬論域就可得到解釋。在沒有冠詞的語言中，IHRC 的一個顯著的語意特性就是它不限制被修飾名詞的指涉，而 EHRC 卻限制被修飾名詞的指涉 (Kuroda 1976-77; 1992: 174, Kitagawa 1996, Grosu & Landman 1998: 162). Kim (2004: 11)用(67)說明這個對立。(67a)包含 EHRC 而(67b)則包含 IHRC。

- (67)a. Jinho-nun [[<sub>i</sub> tomangka-n]-un totwuk<sub>i</sub>]-ul sey myeng capassta. (EHRC)  
Jinho-TOP run.away-IMPRF-REL thief-ACC three CL caught  
'Jinho caught three (out of possibly many more) thieves who were running away.'  
b. Jinho-nun [[totwuk<sub>i</sub>-i sey myeng tomangka-n]-un capassta. (IHRC)  
Jinho-TOP three-NOM thief CL run.away-IMPRF-REL caught  
'(Exactly) three thieves were running away and Jinho caught all of them.'

在(67a)中，EHRC 限制了名詞 *totwuk* ‘小偷’的意義。因此，即使是在“有很多小偷逃跑而 John 只抓到其中三人”的語境中，此句仍很妥貼，但(67b)則不能用在這樣的語境。然而，如果剛好有三個小偷逃跑而 John 抓到了全部三個，此句就很妥貼。同樣的，如 Hoshi (1995: 131, 轉引自 Shimoyama 1999: 155) 所指出，(68)中日文的 IHRC，並無法表達“Mary 削了五個蘋果而 John 吃了其中三個”的意義，此句指的是“Mary 只削了三個蘋果而 John 吃了全部三個”。

- (68) John-wa [Mary-ga san-ko-no ringo-o muitekureta]-no]-o tabeta.  
John-TOP Mary-NOM three-CL-GEN apple-ACC peeled-NM-ACC ate  
'Mary peeled three apples and John ate them all.'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 Quechua 語的 IHRC 中。(69) 含有 IHRC。此句不能後接表示“其中兩匹很糟糕”的句子。這與 EHRC 很不一樣。EHRC 允許後接這樣的句子(Srivastav 1991, Basilico 1996: 506 轉引)。

- (69) nuna ishkey bestya-ta ranti-shqa-n alli bestya-m ka-rqo-n.  
man two horse-ACC buy-PRF-3 good horse-VALIDATOR be-PST-3  
'The two horses that the man bought were good horses.'

IHRC 與 EHRC 在修飾範圍上的區別使 Hoshi (1995)和 Shimoyama (1999) 採取不同的方法分析這兩種 RC。他們都排除了以下可能性：IHRC 的中心語在邏輯形式(LF)中移

到了 EHRC 的中心語位置。

我的結論是複雜存現句句式和 IHRC 句式有相同的修飾範圍。

### 5.3 次謂語不是非限制修飾詞

以上討論顯示出次謂語與左邊整個 Num-CI-NP 相關，而不是單純限制 NP。由此也許有人會認為次謂語可能是一個非限制關係子句。然而，次謂語和非限制關係子句不同，因為它有時不能省略，如(70b)所示。

(71) a. 那本書有一頁是空白。

b. #那本書有一頁。 (語意上怪異)

既然“書”的定義為多頁訂在一起的冊子，那麼說“那本書有一頁”就不合理。(71b)在語意上反常。而(72b)和(73b)則為另一種語意上的怪異。

(72) a. 我吃過一種食物很苦。

b. #我吃過一種食物。 (語用上怪異)

(73) a. 阿 Q 認識一個人會說上海話。

b. #阿 Q 認識一個人。 (語用上怪異)

由於每個人都吃過許多種食物，(72b)在語用上是怪異的，違反 Grice (1975)提出的對話原則中的“量的條件”(Maxim of Quantity)：對於對話須提供必要及豐富的資訊。相較之下，(72a)就自然許多，“我在許多種食物中吃過特別的一種”並不會造成語用上怪異，因此次謂語“很苦”為名詞“食物”的限制性修飾詞，同樣的對比可見於(73a)和(73b)。

此外，IHRC 與非限制關係子句也有一系列區別(參見 Kuroda 1976-77, 1992, Shimoyama 1999: 161, 和 Kim 2004)。例如 Kim (2004: 13)提出“非限制關係子句的內容不受主句內容的限制(see, for example, Ross 1967, Emonds 1979, Stump 1985)，而 IHRC 的內容和主句的內容擁有一個較緊密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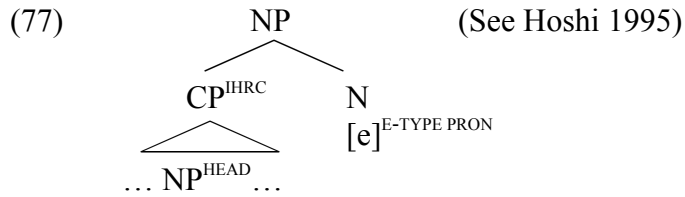
此外，非限定修飾詞的中心語可以是專有名詞，然而 PCN 和 IHRC 的中心語都不可以是專有名詞。

我的結論是複雜存現句句式與 IHRC 句式相似，而兩者和非限制關係子句句式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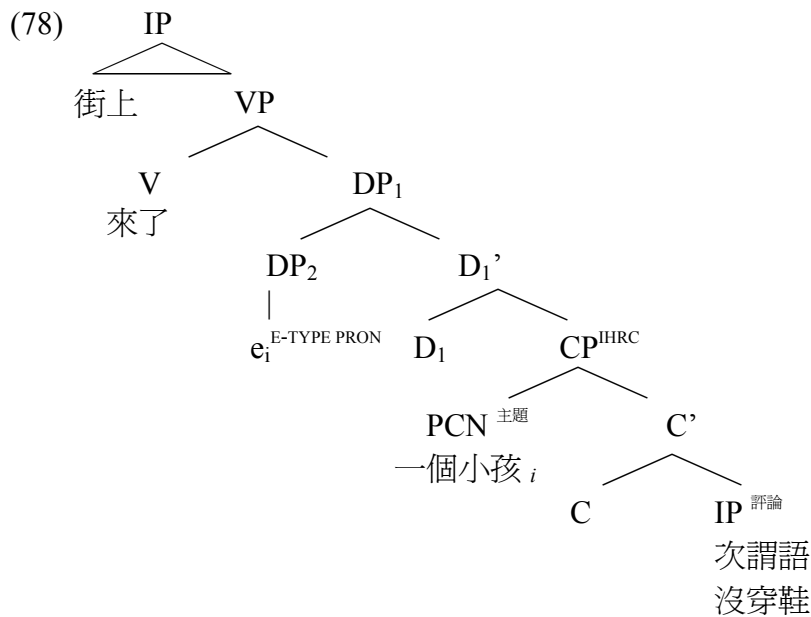
### 5.4 PCN 和 IHRC 中處於主題位置的成分相同

在複雜存現句中，PCN 必須為次謂語的主題(2.4)，它也是主要動詞選擇的詞組中的語意中心語。例如在(74)中，PCN “一個男孩”為次謂語“那個女孩很喜歡”的主題(在 6.1 中，我將會討論 PCN 和次謂語中受詞空缺間的從屬關係在句法上的生成過程)。重要的一點是，主要動詞“教過”的受詞的語意中心語為 PCN “一個男孩”而不是“一個女孩”。





在 3.2 中，我提出複雜存現句句式也有一個空號代名詞，並以 PCN 為其先行詞。由於複雜存現句句式同樣展現了 IHRC 結構的特性，而 PCN 也如同 IHRC 的中心語，因此我將 PCN 視為 IHRC 的中心語。複雜存現句句式的空號代名詞與(77)中的 E 型式的代名詞相對應。我將(55)的結構修改為(78) (= (8))：



我也假設空號代名詞為 donkey 句子中的 E 型式代名詞。這個假設可以用來解釋 5.1 所介紹過的限制，即 PNC 並不允許有廣義強 D 成分。讓我們來看 PCN 和 donkey 句中代名詞的先行詞之間的相似性。在(79)的每一個 donkey 句中，雙底線的代名詞以單底線的無定詞為先行詞。

- (79) a. Every farmer who owns a donkey beats it.  
 b. If a man comes in here, he will trip the switch.  
 c. Every farmer owns some donkeys and feeds them at night.

Donkey 句中的代名詞為 E 型式的代名詞，而其先行詞並沒有任何廣義強 D 成分，例如指示詞或全稱量詞。我們可以看到這和 PCN 的限制相同(5.1)。因此我們可以將 PCN 分析為 donkey 句中 E 型式代名詞的先行詞。此外，此先行詞並不會 C 統治代名詞，在(79)的句子中，先行詞不會 C 統治代名詞，而在(78)中，PCN 也不會 C 統治 DP<sub>2</sub>。

本文審稿人指出(78)中的 DP<sub>2</sub> C 統治 PCN, 違反 Binding Principle C。這一技術問題也出現在 (77)。我相信進一步的研究會對此問題有一個統一的解決辦法。

在此還有一點需要澄清，如果複雜存現句句式包含了關係子句，為什麼一向在 EHRC 後的功能成分“的”不會出現呢？事實上，“的”的出現與 RC 並不相關。就如同(18a)和(19a)所示，“的”甚至會出現在非述語的結構中。因此在複雜存現句句式中沒有“的”出現並不影響關係子句的分析。此外“的”並不會出現在主題與評論之間，如果 PCN 與次謂語間的關係就如同主題和評論間的關係，“的”就不會出現在兩者中間。另外，在某些語言中，IHRC 被某種功能性成分所標記，而這種成分並不在 EHRC 中出現，因此這兩種關係子句的句型有可能使用不同的功能性成分，例如在韓文中 IHRC 後跟隨著一個功能性成分 *kes*，日文中則為 *no*，但 EHRC 後並不會出現此成分(Kim 2004: 2, ch. 5)。

如果 PCN 為 IHRC 的中心語，那麼 PCN 不能擁有任何廣義強 D 成分的限制，就可用 IHRC 中心語的限制來解釋。在(78)中，這個限制表現為對 E 型式代名詞的先行詞（即 PCN）的限制。這與 donkey 句中先行詞的限制一致。這即為問題<ii>的答案。

## 6. PCN 的關係子句內部位置

得到了前兩個問題的答案後，此節及下一節中，我將要回答第三個問題：為什麼 PCN 不能是一個光桿名詞？

(80) 寶玉教過{一個學生/\*學生}很頑皮。

我將以兩個角度來探究這個問題。首先在此節中，我要解釋是什麼阻止了 PCN 從關係子句中移出。在下節中，我將解釋為什麼關係子句的光桿名詞中心語不能出現在關係子句當中。

### 6.1 PCN 與次謂語間非移位的從屬關係

這小節澄清一個問題: PCN 是否是從次謂語中移出去的。

在(81)中，我們看不到約束條件 C 的再造（reconstruction）效應。具體來說，PCN “一張寶玉的照片”包含了專名“寶玉”，而“寶玉”與次謂語中的代名詞主語“他”共指涉。如果我們將 PCN 放置在次謂語的受詞空缺中，“他”便會 C 統治“寶玉”，這違反了約束條件 C。然而，此句為合法的，說明並沒有再造效應出現，因此並不支持移位的分析。

(81) 我拍了一張寶玉<sub>i</sub>的相片他<sub>i</sub>很喜歡。

看不到再造效應說明 PCN 沒有從次謂語中移出來。我假設次謂語中的空缺為空號代名詞 *pro*。

另一個證明 PCN 為基底衍生的假設是，在 PCN 與次謂語之間的從屬關係中並沒有

孤島限制。<sup>6</sup>

(83) 我教過一個學生因為我批評了\_\_系主任總找我的麻煩。

在(83)的複雜存現句中，PCN “一個學生”與狀語子句中的空缺相關聯，而狀語子句為句法上的孤島。但此句為合法的，意指孤島限制在此不會出現。

另一個支持 PCN 為基底衍生的論點為，在某些複雜存現句中，PCN 並不與次謂語中的空缺關聯。(84a)為次謂語沒有空缺的例子，而在(84b)中，次謂語中的空缺與次謂語內部主題“他爸爸”相關聯，而與 PCN “一個學生”無關。在這樣的結構裡，PCN 並不是從次謂語中移出。

(84) a. 我認識一個學生[老師經常叫他做家務]。 (=61a)  
b. 老王正在教一個學生他爸爸我認識。

我推斷非光桿無定詞 PCN 並不是從次謂語中移出來的。

## 6.2 關係子句的非光桿無定中心語並非移位衍生

我已論證了 PCN 並不是從次謂語中移出去的。在這個小節中，根據漢語裡非光桿無定詞不能移位的現象，我將證明因為 PCN 為非光桿無定詞，不能從關係子句中移位到外部，因此複雜存現句句式擁有 IHRC 結構的特性。

我假設關係子句中心語外部化或是在關係子句之外基底衍生而來，或是作 A-bar 移位從關係子句內移出 (Aoun & Li 2003, Hulsey & Sauerland 2006)。在移位衍生的過程中，關係子句的中心語經過類似主題化的移位 (Kayne 1994)。換言之，IHRC 中並沒有發生這種主題化移位。

在漢語中，PCN 為非光桿的無定名詞組，不可移位。如(85)所示，所有的非光桿無定名詞都不可作主題化移位：

- (85) a. \*一本小說，我很喜歡。  
b. \*本小說，我很喜歡。  
c. \*一些小說，我很喜歡。

相較之下，其他的形式皆可作主題化移位。如(86)所示，光桿名詞，全稱量詞在前的名詞，指示詞在前的名詞組，以及專有名詞皆可作主題化移位。

- (86) a. 小說，我已經看過了。  
b. 每一本小說，我都看過。  
c. 那本小說，我已經看完了。  
d. 水滸，我已經看完了。

---

<sup>6</sup> Watanabe (2004: 63)討論 IHRC 中孤島限制跨語言的情況。他觀察到孤島限制在日文的 IHRC 中出現，而在 Lakhota 語的 IHRC 中則無。他主張如果 wh-依存關係是由非選擇約束所得出，IHRC 也會是如此，因此不會有孤島限制出現。相較之下，如果 wh-依存關係是經由移位所得出，IHRC 也是一樣，那麼孤島限制就會出現。在他的討論中，他將漢語視為與 Lakhota 同類(p. 66)。如果複雜存現句句式為 IHRC 句式，本文中的語料就顯示了漢語確實與 Lakhota 相同，在 IHRC 結構中不會有孤島限制的出現。

在漢語中，如果非光桿無定詞不能移位，關係子句的中心語在此就不可有外部化移位。由於 PCN 為一個非光桿的無定詞，也就不能有外部化移位，這解釋了複雜存現句句式擁有 IHRC 的特性。

由於非光桿無定詞在漢語裡無法移位，帶有非光桿無定詞中心語的 EHRC 結構不可經由移位而衍生，再造效應並不會出現的事實也支持了這個假設 (Aoun & Li 2003: 135)。雖然 Aoun & Li (2003: 139) 提出漢語裡的 EHRC 有某種成語再造效應，但是他們所有提到的關係子句中的中心語都是光桿名詞。如(87)所示，我們可以看到(87a)中光桿名詞“牛”出現，成語的再造效應隨之出現，然而(87b)和(87c)中的中心語為非光桿名詞“三個牛”，成語的再造效應則消失。

- (87) a. 你想聽[他吹的牛]嗎？  
b. \*你想聽[三個[他吹的]牛]嗎？  
c. \*你想聽[他吹的]三個牛嗎？

因此我主張 EHRC 的非光桿無定中心語是在關係子句以外基底衍生出來。相對的，關係子句的非光桿無定中心語—PCN，則是在關係子句當中基底衍生出來。非光桿無定詞的特性使得 PCN 不能從關係子句中移出。複雜存現句與 EHRC 句式中非光桿無定中心語句法位置之間的差異與 5.2 提過的不同的語意相對應。<sup>7</sup>

## 7. 光桿名詞中心語的關係子句外部位置

在上一節中，我解釋了在漢語裡為什麼非光桿無定詞不可從關係子句中移出，在此節，我對於漢語裡 IHRC 的中心語為什麼不可為光桿名詞提出了一個解釋，即為什麼複雜存現句句式中的 PCN 不可以是光桿名詞。

### 7.1 PCN 中 CI 成分出現的必要性

PCN 中必定擁有一個分類詞 (CI) 或是“一些”。我假設“一些”與 Num-CI 字串擁有相同的句法位置。在以上所有複雜存現句語料中，PCN 都擁有一個分類詞。在(88a)中，PCN 包含了“一些”，在(88b)中，分類詞前有修飾詞“其中的”。在(88c)中，分類詞與數詞“一”一同出現，是選擇性的(根據 Yu 2005，評價副詞例如“顯然”可以許可 wh 成分的存在意義)，我主張此選擇性並不會影響分類詞在句法上的存在。因此，從句法上來說，PCN 必定擁有一個 CI 成分。

- (88) a. 寶玉交過一些朋友很講義氣。  
b. 那些書，我讀過其中的一本小說非常有趣。  
c. 寶玉顯然買到了(一個)什麼東西很便宜。

Huang (1987) 發現 PCN 不可是一個光桿名詞。(6)和(80)已呈現了這個事實。這個限制在非複雜存現句中並不存在，如(89)所示。

- (89) 寶玉交過很講義氣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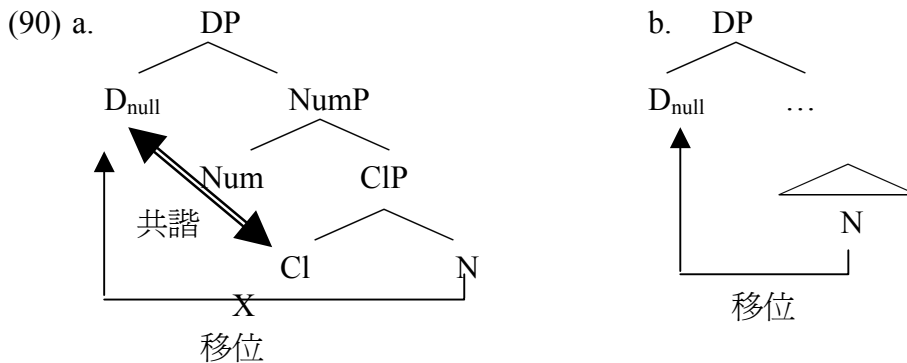
---

<sup>7</sup>我這裡不討論 EHRC 在前，其中心語在後的順序是如何衍生的，以及功能詞“的”在此結構中的句法位置在哪裡的問題。

Huang 提出的限制可以從另一個觀點中觀察到：PCN 必定有分類詞。

## 7.2 光桿名詞和中心語外部化

假如 PCN 必須有一個分類詞，不能是光桿名詞，那麼分類詞與光桿名詞之間似乎有互動。我認為這個互動直接涉及到對零形式 D 的許可 (license)。冠詞是顯性的 D 成分。漢語並沒有冠詞。然而，我們可以假設漢語有零形式的 D 成分，而此零形式 D 成分含有一個尚未被評價 (unevaluated) 的特徵。如要評價這個特徵，有兩個辦法。一個方法是由被 C 統治的分類詞 (CI) 來評價，(相近的觀點見 Cheng & Sybesma 1999。另外，Borer(2005)將英文的複數標記分析為分類詞，也能許可零形式 D)，另一個方法是由移動上來的光桿名詞來評價。這兩種方法分別由(90a)和(90b)所表示。



(90a)所表示的評價方法與 VP 中受詞許可 v 的格位特徵的評價方法相同，即一個成分與一個被 C 統治的處於原位的成分共諧(Agree)(Chomsky 2000)。用(90)的方法，N 上移到 D。當然，根據 Relativized Minimality Principle (Rizzi 1999)，如果一個分類詞出現在與 D 更近的位置，N 到 D 的移位就會被阻擋。

指示詞也是 D 成分。如果漢語裡的指示詞出現在 DP Spec 的位置，就會以共諧的方式許可零形式 D。我們假設零形式成分不可相互許可。因此，在(78)中，同樣是在 Spec 位置的空號代名詞 e 不能許可零形式 D。如果指示詞本身在 D 位置，D 並非零形式因此不需要任何許可。我採納 Longobardi (1994)，認為專有名詞從 N 移位到 D，許可零形式 D。有指示詞的名詞和專有名詞都是有定名詞，它們不會是 PCN，這在 5.1 已說明過。

如果漢語的關係子句的中心語是非光桿無定名詞組，它的基底位置有兩種可能。首先它可能本來就在關係子句之外，如(91a)所示。如果這樣，整個複雜名詞組的零形式 D (或稱外在零形式 D)就以與分類詞共諧的方式得到許可。這樣，就產生了一般的 EHRC 結構(本文不討論表層順序及“的”的位置)。其次，這樣的無定名詞組也有可能原本在關係子句當中。如果這樣，這個名詞組的分類詞就會以同樣的共諧方式既評價本名詞組的零形式 D，又評價外在零形式 D。如(91b)所示。這樣，就產生了複雜存現句。這就解釋了為什麼 IHRC 的中心語 (即 PCN) 總會有一個分類詞。

(91) a. [<sub>DP</sub> D Num-CI [<sub>CP</sub> ...] *de* NP]] (EHRC:零形式 D 經與 CI 共諧得到許可)

b. [<sub>DP</sub> D [<sub>CP</sub> [<sup>PCN</sup> Num-CI-NP] [<sub>CP</sub> ...]]] (複雜存現句:零形式 D 經與 CI 共諧得到許可)

如果關係子句的中心語為光桿名詞，它的基底位置也有兩種可能。首先它可能本來就在關係子句之外，如(92a)所示。如果這樣，這個光桿名詞必須移到 D，以便許可這個外在零形式 D。這樣，就產生了一般的 EHRC 結構。其次，這樣的光桿名詞也有可能原

本在關係子句當中。如果這樣，這個光桿名詞會先移位到鄰近的零形式 D，然後移到外部的零形式 D，以便許可這個外在零形式 D。由於兩個零形式 D 都需要被評價，N 到 D 的移位必須最終移到外部 D，如(92b)所示。因此光桿名詞就不會留在關係子句中。(92c) 中的外在零形式 D 沒有被許可，所以是不可接受的複雜存現句。

- (92) a. [DP **N-D** ...<N> [CP ...]...] (EHRC: N 到 D 移位許可零形式 D)  
 b. [DP **N-D** [CP ... [<sup>中心語</sup> <N>] ...]] (EHRC: N 到 D 移位許可零形式 D)  
 c. \*[DP **D** [CP [<sup>PCN</sup> N] [<sup>次謂語</sup> ...]]] (不可接受的複雜存現句: 零形式未被許可)

由此可見，爲了評價外在零形式 D，光桿名詞中心語必須出現在關係子句之外。這就解釋了爲什麼 PCN 作爲 IHRC 的中心語不可是光桿名詞。我們因此回答了問題<iii>。

## 8.總結

本文對漢語複雜存現句提出了一個新的分析。我主張 PCN 和次謂語組成 IHRC，被包含在主要動詞的內部論元中。由於漢語沒有冠詞或是格位標記以標記名詞，於是我的論證從分析句法成分開始。並列結構測試、約束關係測試、代詞“也是”測試的結果及主題評論鄰近關係的事實，都證明了 PCN 及次謂語共同組成一個子句。複雜存現句擁有一系列關係子句句式的特性，並且與 IHRC 句式有許多相同的地方：都不允許有任何有定或強式無定標記，修飾的範圍相同，都與非限制關係子句有區別，以及中心語處在句首時都爲話題成分。

以下爲第一節中三個問題的答案：

<i>次謂語與複雜存現句句式剩餘部份的句法關係爲何？我認爲複雜存現句句式的內部論元爲一個以零形式 D 爲中心語的名詞組，D Spec 的位置爲一個無聲 E 形式代名詞，而 D 的補語爲 CP。在這個 CP 中，PCN 爲主題，而次謂語爲評論。PCN 同時也是 E 形式代名詞的先行詞。

<ii>爲什麼 PCN 不能擁有任何廣義強 D 成分？這是 IHRC 中心語在關係子句內部主題位置的特質，也是 donkey 句中代名詞的先行詞的特性。

<iii>爲什麼 PCN 不可是一個光桿名詞？因爲光桿名詞要對外部零形式 (null) D 進行認可，它必須移出關係子句。所以，PCN 不可能是光桿名詞。

## 參考文獻

- Aldridge, Edith. 2004. Internally headed relative clauses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 99-129.
- Aoun, Joseph and Yen-hui Audrey Li. 2003. *Essays on representational and derivational nature of grammar: the diversity of WH-construction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Baltin, Mark. 2006. Extraposition.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yntax*, Ed. by: Martin Everaert, and Henk van Riemsdijk. Volume II.
- Basilico, David. 1996. Head position and internally headed relative clauses. *Language* 72: 498-532.
- Borer, H. 2005. *Structuring Sense, Vol. 1: In Name On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Lisa L.-S. and Rint Sybesma.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 NP, *Linguistic Inquiry* 30:4, 509-542.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2000. *Minimalist Inquiry: The Framework*. In R. Martin, D. Michaels, and J. Uriagereka ed.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89-156.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 Cole, Peter. 1987.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lly headed relative clauses.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5: 277-302.
- Dikken, M. den. 2005. A comment on the topic of topic-comment. *Lingua* 115: 691-710.
- Grice, H. Paul.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 Cole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41-58.
- Emonds, Joseph. 1979. Appositive relatives have no properties. *Linguistic Inquiry* 10: 211-243.
- Grosu, Alexander and Gred Landman. 1998. Strange relatives of the third kind.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 125-170.
- Hallman, Peter. 2004. *Constituency and Agency in VP*. In *Proceedings of the 23rd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eds. Benjamin Schmeiser, Vineeta Chand, Ann Kelleher and Angelo Rodriquez, 304-317, Cascadilla Press, Somerville, Mass.
- Hoshi, Koji. 1995. *Structure and Interpretive Aspects of Head-Internal and Head-External Relative Claus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 Huang, Cheng-Teh James. 1987. Existential sentences in Chinese and (in)definiteness. In Reuland, Eric & Alice ter Meulen (eds.)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definiteness*, 226-253.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uang, Cheng-Teh James and C.-C. Jane Tang. 1991. The local nature of the long-distance reflexive in Chinese. In Jan Koster and Eric Reuland (eds.) *Long-distance Anaphora*. 263-28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Hulsey, Sarah and Uli Sauerland. 2006. Sorting out relative claus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4: 111-137.
- Kayne, Richard. 1994. *The Antisymmet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Kim, Min-Joo. 2004. *Event-structure and the internally-headed relative clause construction in Korean and Japanes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 Kim, Min-Joo. 2004b. Internally Headed Relatives Parallel Direct Perception Complements. S. Jun et al. eds., *The Japanese/Korean Linguistics* 13, Stanford: CSLI.
- Kitagawa, Chisato. 1996. *Pivot independent relative clauses in Japanese and the pronominal head*. M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 Kuroda, S.-Y. 1972. The categorical and thethetic judgment.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9:153-185.
- Kuroda, S.-Y. 1976-77. Pivat-independent relativization in Japanese III: Types of Japanese relatives. *Papers in Japanese Linguistics* 5: 157-179.
- Kuroda, S.-Y. 1992. *Japanese Syntax and Semantics*. Dortrecht: Kluwer.

- Lakoff, George and John Robert Ross. 1966. A Criterion for verb phrase constituency. Mathematical Linguistics and Automatic Translation, Report NSF-17, The Aiken Computation Labora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 Lee, Miae. 2004. Syntactically-triggered VP information focu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Li, Charles and Sandr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ongobardi, Giuseppe (1994). Reference and proper names: a theory of N-movement in syntax and Logical Form. *Linguistic Inquiry* 25, 609-665.
- Matsuda, Y. 2002. Event sensitivity of head-internal relatives in Japanese. *Japanese/Korean Linguistics* 10: 629-643.
- McCawley, James D. 1988. *The Syntactic Phenomena of English*.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McCawley, James D. 1989. Notes on Li and Thompson,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XXIV (1), 19-42.
- Postal, Paul Martin. 1998. *Three Investigations of Extrac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Quine, W. V. O. 1960. *Word and Object*.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 Rizzi, Luigi. 1990. *Relativized Minimal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Rizzi, Luigi.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L. Haegeman ,ed., *Elements of Grammar*, 281-337. Dordrecht: Kluwer.
- Ross, John Robert. 1967. *Constraints on variables in syntax*. PhD. dissertation, MIT. Cambridge, Mass.
- Ross, John Robert. 1970. Gapping and the order of constituents. In *Progress in Linguistics*. M. Bierwisch and K. E. Heidolph, eds., 249-259. The Hague: Mouton.
- Shimoyama, Junko. 1999. Internally headed relative clauses in Japanese and E-type anaphora.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8: 147-182.
- Stowell, T. 1981. *Origins of phrase structure*. Ph.D. dissertation, MIT, Cambridge, Mass.
- Stump, Gregory T. 1985. *The Semantic Variability of Absolute Constructions*. Dordrecht: Reidel Publishing.
- Sung, Kuo-ming. 2000. Subjectivity and constraint on embedd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Singapore, June 26-28, 2000.
- Tai, James, H.-Y. 1978. Anaphoric Constraints in Mandarin Chinese Narrative Discourse. In John Hinds (ed.) *Anaphora in Discourse*, Edmonton, Alberta: Linguistic Research: 279-338.
- Tellier, C. 1989. Head internal relatives and parasitic gaps in Mooré. *Current approaches to African syntax* 6, ed. By Isabelle Haik and Laurice Tuller, 298-318. Dordrecht: Kluwer.
- Tsai, Wei-tien Dylan. 1999. *On economising the theory of A-bar dependencies*. New York: Garland.

- Watanabe, Akira. 1992. Subjacency and S-structure movement of wh-in-situ.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 255-291.
- Watanabe, Akira. 2004. Parametrization of quantificational determiners and head-internal relativ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 59-97.
- Yu, Xin-xian. 2005. Evaluative Adverbs in Mandar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Hsinchu,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June, 2005.
- 湯廷池. 1979. <<國語語法研究論集>>. 台北，學生書局。
- 張靜. 1977. <連動式和兼語式應該取消>. <<鄭州大學學報>>. No. 4, 1977.